

■工会岁月

每年的这个时候，总让我想起那位姓刘的老工友，他一脸的慈祥，一身的工装，一副永不弯下的腰杆。只是由于岁月的沧桑，脸上加了几道密密的皱纹，而在他的手上却写满了工友长年累月永不休止的老茧。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在机修车间任副指导员的日子。要过年了我和指导员分别到车间工友家走访，看看工友们过年的年货准备得如何，还有什么困难需要车间帮忙解决，一句话就是把党支部和工会的温暖送到工友们的'心上，让每位工友安心地过上一个快乐的新春佳节。

当我和车间工会委员走到一位叫刘德安的老工友家时我愣住了：屋子里点着一个昏暗的小灯泡，炕上躺着一位老人，老人的枕边放着一只水碗冒着热气，仿佛是刚刚吃过药或者喝过水，从老人瘦小的身子看得出她已经病了许久了。那位姓刘的工友妻子坐在炕沿边上，正无奈地叹着气。见我们来了她站起来，搬来只板凳让座，她想给我俩倒一碗热水，可当她提起那只老掉牙的暖壶晃了晃，里边已经空空如也。同我来的工会委员介绍说，这是车间的副指导员，过年了，来看看工友还有啥困难，能解决的想法解决。老刘的妻子苦笑了一下：“我们家就是这个样子，只是我的婆婆因常年慢性病不能走动，牵着我哪也去不了。老刘一



走访工友

□于德深 文/图

天到晚贪黑起早在班上，想让他请天假背婆婆去医院都难，我又背不了，只好在家养着。”这种情况为啥不让老刘跟我们说呢，我问。同来的工会委员抢过话茬：“你刚来不知道，老刘是老实人，家里有什么难处也不开口，一天到晚只知道干活，车间指到哪儿干到哪儿。”

看着炕上躺着的老人和老刘妻子的渴望，还有什么好说的，我立即背起老人往医院走，工会委员说，还是我来吧，我说别争了，我背累了你再背，就这样把老人送到了医院，然后我找到了院长特意说明了情况，请医院安排好床位多关照些。挂完号，内科大夫看完老人后说是老年慢性肺病，肺不太好，拍个片看看，然后再调药。我与工会委员又把老人背到X光室，看完片子，大夫说没什么大碍，我俩才离开医院。

回到车间的时候已经是下午

了，中午饭还没吃，只好在车间先喝两杯水，之后把情况向指导员介绍下，研究如何解决。根据车间互助会情况，只能先借给老刘50元钱，然后打报告到工会争取救济。研究完了，指导员去了厂工会，我把老刘找来，先把50元钱给他，说明情况并说了老刘两句：“你是老工友了，家里有事不能一个人扛着，应向工会反映，今后再有难处千万要告诉我们。”老刘点头一个劲地说是，我嘱咐他把过年的肉、蛋、菜买了，老人已经入院抽空看看，别让老人心凉。功夫不大，指导员打来电话：“厂工会已经批了，一次性救济老刘80元。”听到这个数字我很高兴，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每个月的工资才四十二块八毛七，那时养活四口人，八十元解决老大问题了，于是我长长地松了口气，觉得身上轻松了许多，尽管肚子已经开始咕咕叫了，但那叫铃声似乎在告诉我：值了！

■青春岁月

爆米花的那些回忆

□宋百华 文/图

有关小时候崩爆米花的记忆，只能在照片里寻找了，我已经很多年没看见过崩爆米花了。

小时候，农村生活清贫，没有什么零食，只有爆米花是我们农村孩子最美味的食物。一铁茶缸子苞米，一包糖精，五毛钱送到崩爆米花人面前。崩爆米花的人摇着烧锅，烧锅底烧的是在附近人家要的苞米瓢子，旁边放着铁丝网编的笼子，待到崩爆米花的师傅看见烧锅上的温度表到了红线，就对着铁丝网笼子打开烧锅，“嘭”得一声，响声赶上过年的二踢脚了，我们就捂起耳朵，躲得远远的。爆米花被瞬间打开锅的气浪喷到笼子里，霎时，空气中都是爆米花香。

然后，我们都颠颠地跑过去，不管谁家的，先抓上一把尝尝鲜。剩下的主人划拉划拉倒进兜里，带回家全家品尝去了。

有了爆米花，各个小孩都有了可以显摆的东西，缝上一个小口袋，拎着它在村子里晃悠。

那年，我们拿着爆米花在路上玩，一个安徽耍猴的老头虚弱地坐在路旁喘着粗气。二小舀了家里的凉水喂他喝，我们从裤兜里掏出爆米花送到他手里，耍猴老头一把一把塞进嘴里。缓过来后他说，这爆米花救了他，我们是他的恩人，他以后要好好



地报答。所以后来的很多年，天真的我们幻想着电视剧的情节会发生在我们身边，耍猴的老人发达了，带着巨款来找我们报恩。想想当时，吃着爆米花都会笑出声来。

我十五岁那年，农村的生活条件已经很好了，零食对于小孩子来说花样翻新。吃爆米花的反而是一些忆苦思甜的老人，崩爆米花的行当也销声匿迹了。后来村里又来了一次崩爆米花的，他说他不为赚钱，就是看着机器放了很多年有点可惜，也有点怀念，给大家免费崩几锅尝尝鲜，打打牙祭。围拢过来的除了老人就是我们这么大看热闹的我们，我们也不是为吃，而是重温一下小时候的记忆。在那以后，我再也没看见过崩爆米花的，一晃有二十年了。

如今，传统方式崩爆米花的已经消失了，新型的机器加工出来的爆米花又甜又酥，走进电影院游乐场，价格不菲。可是再也找不到等在崩爆米花人跟前，期待爆米花出锅的心情了。

副刊【情怀】15 |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家庭相册

我家用过的大水缸

□史占清 文/图

几年前我的外甥从甘肃会宁到北京旅游，见到厨房里有一个大水缸十分诧异。他说大水缸在边远山区的农户家能见到，在北京见到可就是新鲜事了。而在他们那里的农村即使现在使用的还是水窖，做饭的厨房里还要放上一口水缸。水窖里收集的水要经过沉淀，打上来的时候放进水缸里才能洗菜做饭。

其实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老北京四合院里家家户户都有大水缸，那时候自来水管线还没有引入院落，自来水龙头就安在街道边上，二三百米的距离设一个，供百余户居民用水。

我居住的牛街街道从牛街北口到礼拜寺，大约300米沿线只有靠近麻刀胡同口有一处公共自来水龙头。每天下午放学后，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为家里挑3担水。那时候我的个子矮，父亲做了两个扁担钩，一长一短，只要是我挑水，就用两短侧的扁担钩，这样找准平衡两侧的水桶不至于拖地。为了防止水从桶里晃荡出来，还要在水桶里放上两只筷子。筷子漂浮在水面，水就不容易荡出来。

那时候，街里人都很守规矩，遇上打水的人多都自觉地排队，冬天要是水龙头附近地上结



了冰，热心人也会抢着除冰，防止有人滑倒跌伤。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城市基础公共服务设施逐步完善，进入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自来水管线不但进了院落，还进了家庭，并且是一户一个水表，再也不用十几户、几十户平均分担水费了，许多家庭就把盛水的水缸变成了腌酸菜的菜缸了。到如今，除了平房院的居民还可能保留着水缸，住进楼房的居民早就将水缸淘汰了，水缸可以说是记载历史的老物件。

■“八小时约定”征文选登

门卫老赵

□王冬梅

门卫老赵是电工小李最不待见的人，其实也不光是小李，厂里瞧不惯老赵的人占了一多半，连厂长最近也在想，是不是需要再换个看门的老头儿。

门卫一共有两个老头儿，每周轮换一次黑白班。老赵不值白班的时候也回厂里吃饭，原因据他说，是老婆的饭做得不好吃。可明眼人都看出来，他是冲着厂里那十几块钱的餐补。

不值班的老赵从两公里之外的住处赶来吃饭，端着饭盆在人群里有点磨叽，看了看前前后后的白眼，干脆放了饭盆去扫厂区的空地。老赵是个精细人，不光把里里外外扫得干干净净，还用破木条儿钉了几个小箱子放到大门边，啤酒瓶、汽水瓶、易拉罐分门别类地收集到一处。居然还有人看见老赵没事的时候把铁的瓶盖砸成小片单放在一个小箱子里，还有易拉罐的小提环也被他从罐子上揪下来单收着。

电工小李参观了老赵大大小小的箱子后，举着一只亮晶晶的小提环问老赵，“这个小提环儿能卖钱？”老赵拍拍胸脯，声音高上去半度，“这铝可比铁贵，得好几块钱一斤呐。”小李回到厂区后，门卫老赵就多了一个外号“赵提溜儿”。

老赵的“百宝箱”在大门边连成很壮观的一排，终于惊动了厂长，厂长看了看箱子里排列整

齐的废品，冲着老赵皱了皱眉，这个，“怎么回事？”老赵堆着笑脸用大手擦了一把脑门，“厂长，这些都是我平时扫地捡来的，我想等着办公室卖旧报纸的时候，让他们一块儿处理。”厂长眯着眼看了看老赵，“你捡的？那你自己处理吧。”老赵的眼一亮，“真的？那钱……”厂长挥了挥手，“你自己拿着吧。”老赵的笑容挂了起来，厂长的背影都不见了，笑纹还没放下来。

小李更新厂部电线那几天，厂里到处都是旧的电线头，老赵扫地的时候想顺手收走，小李从一旁冲过来，“别动别动，这东西我还有用呢。”偏过头来又白了老赵一眼，“便宜不能让你一人占了。”老赵扬了扬手里的扫把，讪讪地退了回去。

下班的时候小李的车后架上多了一个蛇皮袋子，老赵一把拦下，带东西出厂要检查。小李一下子就来了气，“老赵，你知不知道我和厂长是亲戚，你查别人也就算了，我你也要查？”老赵上前一步拉住袋子，“厂长说了，都得查。”小李使劲地呼出一口气，“赵……师傅，你看，我这两天不是换电线么，我带的都是旧线头，你不是也收拾废品吗？”小李没抬头，目光盯着那一排箱子。老赵别过脸看了看那些小木箱，“我那个……厂长同意的。你这个，厂长没说！”小

李一下子火窜上来，指着老赵的脑门，“我告诉你，赵提溜儿，你别没完没了，明天我就找我表叔辞了你。”话没说完，小李一把推下蛇皮袋子，“好，你能，都给你！”老赵蹲下身，从旧电线头里扯出一捆新电缆。冲着小李喊：“厂长让我看门，我不能把东西都看丢了。”

第二天一上班，小李刚按下去的火又窜上来，那些废旧线头被老赵扒了皮，小段小段的铜丝进了小木箱，那整捆的电缆孤零零地摆在门边。

收回了电缆，小李一整天气儿不顺，临下班的时候才想起冷库内门的保险忘了修。眼看下班了，气哼哼的小李把工具一脚踢出门外，一走神的功夫，冷库的大门嘭得一声关上了。小李吓出一身冷汗，完了，坏门还没修好，凭你多大本事从里头也打不开。捶、打、踢、喊，发了疯的小李眼见着活命无望，只能眼睁睁看着泛着白光的冷气发着嘶嘶的尖叫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

小李清醒过来的时候，以为自己是在做梦，看着眼前的大夫和护士直发蒙，大夫低下身来，拍了拍小李的脸，“小伙子，你总算没事了，可把大伙吓坏了，要不是这位老师傅救你，你这条小命怕是……”小李定了定神，转过头去看见了老赵憨憨的笑脸，“赵……叔，谢谢您！”老赵不好意思地拧了拧身子，“没啥啊，厂长让我看门，我能把人都看丢了吗？”